

散文精品

四川文艺出版社

当代著名女作家

斯 斯好： 斑驳人生

小镇的人永远是粗糙、本色、丰满的。他们也圣洁也卑微，也淳朴也诡谲。他们在这巴掌大的生息之地殉道、殉情、创造、礼让，也在这巴掌大的土地厮杀、抢劫、诅咒、通奸……

散文精品



当代著名女作家

斯妤：
斑驳人生

四川文艺出版社

散文精品

*44007

(川)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廉正祥 吴 鸿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式设计:史小燕

书 名 斑驳人生

定价:4.30 元

作 者 斯 妤

ISBN7-5411-1092-3/I·1014

1994年7月

第一版

1994年7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mm

1/32

印数1—10,000册

印张 4 插页 5

字数 65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还 乡（代序）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相信沧镇不会永远矮小肮脏，不会永远随随便便躺在海边，活像一个贫病老丑的妓女。我的小镇应该日日如记忆中美丽，温馨，博大。不要说许地山先生曾经客居小镇——虽然我至今尚未寻到许先生的旧居——单只是小镇的苍生、小镇风情，小镇那长长长长的海岸线那曲曲折折伸到海里去的石板桥，就不止一次地支持着我对她的执拗信念。

有此信念的不只我一人。在文学批评上颇有成绩的木弓先生和我一样对那个实际上只有巴掌大的小镇一往情深。那天他和我在他《文艺报》的办公室闲谈，一涉及小镇，他立刻两眼放光，几乎是叫着说：“回小镇！回小镇！”

我们之所以强烈地想要回沧镇，是因为，我们的沧镇，那个和厦门本岛遥遥相对的僻静小镇，很快就要被拆除一空，迁徙一光。台湾岛上的企业家看中了我们的小镇，他要在我们那个温馨的小镇以及隶属于小镇的方圆百里地内建造一个庞大的浓烟滚滚的化工区。

我不知道小镇上的父老乡亲对此持何态度。他们庆

幸自己将抛弃贫困落后，举步迈进工业文明呢？还是正在为近在咫尺的家园失落、连根迁徙而叹息？

而我们，我们这些浮萍一样漂浮在凛冽北方的孤独灵魂，从此是连回眸的余地都没有了。

木弓眼里的小镇，或许丰富或许立体，或许深刻或许古老，因为他是一个男性，而且是一个批评家，而我，我的小镇永远是弥漫着咸腥气息，肮脏然而美丽，矮小然则温馨，古老然而生气勃勃的。母亲的家族在这里繁衍生息上百年，镇上布满了远亲近支，父亲在这里将他辗转四方的脚步停下来，在莲花洲那四面环水的美丽庄园办起了镇上第一所中学。父母的爱情在这里发生，我的生命在这里开始，外公外婆的舞台在这里展开，在这里落幕。小镇的石板街、白玉兰，小镇的夹竹桃，相思树，还有小镇那临街而建的一座紧贴一座的“竹篱厝”，以及小镇的港湾，小镇的岩石，小镇的西头山与礼拜堂，都无可选择地造就了我，养育了我。

当然令我眷念的还有小镇的人。小镇的人永远是粗糙、本色、丰满的。他们也圣洁也卑微，也淳朴也诡谲。他们在这巴掌大的生息之地殉道、殉情、创造、礼让，也在这巴掌大的土地厮杀、抢劫、诅咒、通奸。乳白色的教堂曾一度关闭，成为阶级斗争展览馆，德高望重的庄牧师的小女儿也曾不得不做为“美人计”的主角去嫁满脸“斗志”的贫农党支书，然而小镇毕竟是小镇，它从泥泞的小道蹒跚走来，永远诗意永远温馨地屹立在我们

的心头。

虽然这一切很快就将断裂。

木弓也许比我更不能忘怀那一年一度的“发大水”。

那是小镇最绚烂最浓烈的日子。午后时分，汹汹的海潮打了激素似地呼呼往上窜，不一会儿就喧哗着漫过港湾，漫过土台，风一样地灌进每一所紧挨港湾的住宅。海潮在每户人家中蔓延、打转，海潮用盐分与野性把家家的地面浸泡、洗劫。肆虐够了，海潮才呼啸着叱咤着班师回朝，退回浩浩荡荡的大海去。退潮后的港湾不再汹涌激荡了，暗淡的海滩嶙嶙峋峋裸露出来，粗裂而且杂乱，仿佛一个斜躺下来的精神错乱的老妪。

小孩子不会为风情不再的干枯老妪垂泪，我们兴奋的是家里汪洋一片，海进了家，家成了海。我们乘着木质的洗衣盆在汪洋的家中航行，也爬上床去，任海水将古老的木床漂起。我们大喊大叫，我们嬉戏打斗，我们将平静与单调捣毁在这一年一度的“大水”里。

海潮退去后，家家地面留下了薄薄的盐层。大人们忙着清洗、擦拭，小孩子则顺着石阶走进海滩，开始专心致志地捉石蟹、钓泥鳅……

木弓正在撰写他的“小镇故事”，我也许不久也会这样做。然而我现在更想做的事是——回小镇。我要在隆隆的推土机尚未碾过石板街时，到我那千疮百孔却魅力永存的小镇最后走一遭，我要再次触摸我的西头山我的

老岩石，我要沿着伸进海里的蜿蜒石桥再度重温少年梦，我要去叩访每一位阿公阿婆每一位女仔少年家，我要把鲜花恭恭敬敬奉献到外公外婆的墓碑前——最后，我要将这个弹丸之地的博大地名的谜底揭开，并且准确地找到许地山先生的故居。虽然我知道，找到的同时失落也即开始。

然而我还是要做这一切，就像人类明知生的有限生的虚幻也仍旧日日生存一样。

——假如我的返乡计划得不到批准，那么，我将在梦里回去千百次。

目 录



还乡（代序）	3
阿端	1
应婆子	7
韩舟	12
婉穗老师	20
方姑姑	30
文莲女士	34
特派员	39
玉兰仔	43
表舅母	49
安宝	60
二舅	65
锦云姐妹	70

目 录

美倩	74
汪娘与琼	80
祖父	84
美玲	90
玫珍	94
近邻	98
歪嘴仔	104
回想外婆弥留之际	111
后记	120



阿 端

阿端在镇上销声匿迹至少有十五年之久，十五年了小镇人几乎没有见过她。大家不在意她是出走了还是病殁了还是化作一股轻烟消散了，大家只是照常柴米油盐照常家长里短照常时哭时笑地过日子。

但是有一天，突然传出阿端要嫁人的消息，小镇人这才猛地一惊，明白阿端既没出走也没病殁也没化作轻烟消散，她还好端端地呆在上，呆在这个熙熙攘攘的小镇，那么这许多年她缩到哪儿去了，她为什么要那么严实地缩起来呢？

只有我明白其中的道理，只有我始终在偷偷追踪她。

在我六岁之前，阿端是虽然腼腆但每天都在横街出入的。她的父母是供销社的集体所有制职工，在我们那条街的拐角处经营一家小杂货铺，阿端便每天跟着母亲去铺里帮忙。她那时大概十三、四岁的光景，很白的脸，很轻很细的嗓子，脸型是横置的椭圆，鼓鼓的，眼睫毛尤其黑尤其密，常常胆怯似地放下来遮住眼珠，给人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我那时便听说她的父母也曾送她去念书，但她念了没几天，不习惯，就不去了，天天呆在家里、铺里帮母亲。

有一次我随外公到杂货铺买烟丝，外公和阿端的父亲抽着烟斗聊起家常来，我便招手让阿端到外面的走廊玩。

阿端却摇摇头不愿意，我只好走过去迁就她，陪她说会儿话。

但是阿端连话儿也不愿说，她只是盯着我脖子上的那条棉质的红格头巾，出神地看。

我见她很喜欢的样子，便解下来让她瞧。

然后我和另一个到铺里来的小孩子玩起沙包来。

离开杂货铺的时候，我已玩得满头大汗。外公催着我回家，我擦擦汗，便跟着外公走了。

第二天我自然想起我那漂亮的红头巾，我一路小跑着到杂货铺向阿端要。

阿端满脸通红地否认铺里有我的红头巾。她的眼眶里甚至渐渐有泪水跑出来。她那费劲的、勉强的、痛苦的神情使六岁的我突然一下子长大了：我对她顿生怜悯。

我不再坚持要我的红头巾了。我默默地、有些惆怅地回家了。

几天后再到杂货铺去，铺里已没有阿端那张横椭圆



的、苍白的脸。

阿端从此不到杂货铺来了，她甚至连家门都不再迈进一步。她把自己紧紧关在那所阴暗潮湿的两层的“竹篙厝”里了。

我年纪虽小，却隐隐感到阿端的闭门不出和我的红格头巾有关，我真想让她知道这事不算什么。

有一天我终于走进她的家，她的家一楼几乎全是空的，因为潮湿也因为暗，一楼只有灶间仍旧在使用。

我同正在过间烧饭的阿端母亲荷莲婶打过招呼，便踩着摇摇晃晃的楼梯去找阿端。

但我立刻看到一个身影从二楼中厅飞掠而过，消失在前房的门后，那身影肩上披的正是那条醒目的红格头巾。

然后是阿端的父亲瘦瘦长长地走到楼梯口来，有些口吃有些费劲地告诉我阿端不在家。

我有些惊讶，但我想了想，还是转身下了楼。

从那以后我不再想着去找阿端了，因为我从此明白这个镇上阿端最不愿见的人就是我。

但我心里一直盼望阿端不久便会丢开那件事，重新走出那地窖似的阴阴的家。而且我也相信阿端会这么做，说到底，谁又能够长久地忍受那阴暗与凄清呢？



但是阿端令所有关注她的人震惊。她的母亲、父亲，还有在外地工作的唯一的哥哥、嫂嫂，都对她磐石般顽固地闭门不出大惑不解。

但他们久劝无效，也只好随她去了。

镇上的人便渐渐忘了阿端的存在，忘了在横街拐角处的杂货铺里，原来是有一个苍白、腼腆的小姑娘的。

直到阿端的父亲病歿出殡，小镇人才猛地想起，瘦瘦长长的海楠伯，是还有一个女儿的。

但小镇人没有看到这个如今也该有二十来岁的女儿走在送葬的行列里。扶棺痛哭的只有阿端的哥哥启明。

再后来（准确说是又过了几年），是阿端的母亲病了，我的母亲要去看她，我惦着十几年不见的阿端，便和母亲一同去。

阿端家的楼梯仍旧是摇摇晃晃的，仍旧是没有扶手。

我们走上二楼时，阿端正在服侍荷莲婶吃药。十几年不见，阿端似乎不见长，仍旧是短短的身材，有些单薄，有些佝偻，只是脸更苍白了，白得让人怜悯。

而我已经高中毕业，是个红润健康生气勃勃的少女了。我亲热地叫她的名字，歉疚与不安明显地弥漫在我的声音里。

阿端却不肯正视我。她埋着头看地面，局促不安地



“嗯”了一声，很快便逃似地走开了。

直到我们告辞，阿端也没有再露面。

这使我又不安了好久。

最后一次见阿端的情景更是令我怅惘不已，那是她母亲去世之后不久。荷莲婶是在缠绵病榻几年后才故去的，没有母亲相伴的阿端从此无法再躲在阴暗潮湿的“竹篙厝”里了，她的归宿成了大问题。

听说阿端曾幽幽地哀求哥哥，要他同意让她独自留在那地窖似的家里。阿端的哥哥当然没同意，她大门不敢出二门不敢迈，在本镇又没有亲人可以关照，如何生存呢？

不知阿端是否要求过到外地与哥嫂同住？总之最后是阿端的哥哥做主，把她许配给乡下一个四十来岁的鳏夫了。

我就是在那鳏夫来接阿端的那个上午见到她的。

矮小的阿端，单薄的阿端，有些佝偻的阿端穿着蓝幽幽的衣裳，挽着一个小包袱，从她那阴暗的家慌慌地走出时，强烈的阳光射在她苍白如纸的脸上，她顿时昏厥过去。

倒在地上的阿端在灿烂的阳光显得极不真实。她活像一个纸人，一副模型，一具刚刚被发掘出来的幽幽女



尸。

她毫无血色的脸上臂上极鲜明地漂浮着一条又一条蚯蚓似的青筋。

昏厥的阿端终于被她的哥哥抱到鰥夫的自行车后座上，一个乡下来的女人扶着她，自行车便推着前行了。

我一直跟着这载着昏厥新娘的迎亲车走，我希望在阿端醒来的时候能够和她打个招呼，能够最后和她说点什么。但我一直跟到迎亲车出了小镇好几里，阿端也没有醒来。

阿端就这样昏厥着被推到婆家去了。当她醒来时，她那颗敏感的、怯懦的、紧紧封闭着的心灵，面对陌生的鰥夫、陌生的“家”时，她会再度昏厥过去吗？

或者她竟会一改二十年来的怯弱，如乡下那些风风火火的女人，上山下海，生儿育女，从此变一个人？

而我是每想到她，心里便要久久地浮起迷惑与怅惘的。



应婆子

应婆子当时大概六十来岁。很白的脸有些长，上面凹下去几个小坑坑。皮肤很松垮，但不是那种皱纹细密如网的样子，而是整个皮和肉一齐往下搭拉。眼睛很长很深，是闽南话说的那种鹰眼。那双瞳人尤其阴冷，当她不再刻意做出和善的表情来酬谢我们时，看她一眼常常会令我们心里起一种莫名的惊惧。

她又总穿黑衣服。黑衣服的领口袖口上堆满了污垢。头却梳得光亮油滑，并且不是那种常见的圆发髻，而是春卷似的卷着，油光锃亮地长列脑后。

她走路的姿式也特别。背有些佝，腰却挺着，而且长。移动的时候，两条长腿便划圆似地往前挪。

（现在回想起来她年轻时一定属于那种有着水蛇腰的妖娆体态的）

我们常常走进她那在镇东头高地上的黑乎乎的家是因为她是五保户，属于鳏寡孤独一类。我们那时正在教导主任的督导下起劲地为五保户、烈军属做好事。

我们第一次走进她家时，她正倚在床上幽幽地抽纸



烟。看见陌生的我们，她眼里立刻射出阴冷的光。

我们忙说我们是中心小学学雷锋小组的，来帮五保户做好事。

她的眼帘便垂了下来，遮住那阴森幽冷的光，并且嘿嘿地笑起来。

我们便要动手扫地擦窗，应婆子却摆摆手，说：“先不忙。”

她要我们围坐到她的跟前，然后眯缝着眼打听起我们这类行动的情况来。

她发出的问题使我们感觉她与世隔绝。社会上学校里正在轰轰烈烈搞的忆苦思甜等活动她似乎一无所知。

但她的适应力令我们吃惊，刚才对她来说还是闻所未闻的一些名词很快便极顺溜地挂在她嘴上了。

她掐灭纸烟对我们说她正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旧社会的受苦人，她受尽了阶级敌人的压迫和剥削。

我们便问她是什么成份？是贫农还是雇农？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忆苦思甜报告？

她听了便幽幽笑起来，她指着泥泞的灶台和污黑的地板说：你们该动手学雷公了。

于是我们也笑起来，我们七嘴八舌地告诉她学雷锋不是雷公，同时七手八脚地扫起地抹起灶台来。